

张国龙《山月当归》

# 写出成长困境中的轻盈与坚守

□林彦



还记得一年前，我翻开《瓦屋山桑》的时候，依稀读到童年记忆里熟悉的味道。是夏天山村的事，太阳和蝉声渐渐下去了，山湾里弥漫着稻田湿热的水汽，崖边的老桑树下卧着耕牛，土砖瓦屋，一个少年在门槛上坐着编箩筐，田埂那边，背着竹篓的女孩在摘黄瓜，身边跟着一条黑狗……确有几分《边城》的味道。再往下看，恍如列车穿过山间隧道，光线明灭过后，瞬间从田野闯入莽莽群山，眼前渐渐多了崎岖与厚重。书里的女孩米李花只有12岁，成绩优异却面临辍学的困境，小小年纪就要忙着洗衣做饭，放牛喂猪，顶着烈日去采柏树籽卖钱，只为了凑齐上初中的学费。哥哥米铁桥命运更坎坷一些，为了照顾妹妹，只读完了初中就回到山村，一边帮爷爷干农活，一边在村小学代课。

平凡的少年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看起来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细微处的苦涩与沉痛令人心惊，一举击穿了乡土小说常见的诗情画意。但《瓦屋山桑》有儿童文学特有的童趣、灵动和明亮。它写苦难，却不执着于展现苦难里的诗意与情怀，而是书写生命在成长里的纯良、尊严和向上向善，犹如山间随处可见的芭茅花，严霜也好，烈日也罢，总会向阳生长，简简单单，又自成风景。这既是一本叙述苦难的书，也是一本叙述诗意、阳光和幸福的书。

时隔一年以后，又是在夏天，我读到了张国龙的新作《山月当归》，依然是上世纪90年代川北这群乡村少年的故事。开篇就看到米李花在老林中读初二，米铁桥和爷爷正在山湾村修路，毫无疑问，《瓦屋山桑》有了续集。一章盛夏，一章秋光，时序更替，张国龙的文学地理空间又多了一笔别样的风采。

## 芭茅花：质朴向阳的生长

这是我阅读《山月当归》时，感触到的人物形象。

芭茅花生长在山野的路边，在张国龙的童年和写童年的小说里随处可见。这种植物我也是熟悉的，在我的家乡叫扫帚草，长势极其茂盛，叶柄似剑，两侧有细齿，穗子洁白，略似芦苇，割下来可以扎扫帚。在乡下人眼里，芭茅花是很贱的，晒不死，割不完，烧不尽，春天一到，阳光所及之处，漫山遍野地生长。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植物差不多算是《山月当归》里的人物写照，平凡质朴，经历寒暑，依旧向阳生长，散发出土地的湿气和草木的清香。

比方说米李花，这个聪慧早熟

的女孩像一轮山月，命运有缺有圆，缺的日子总是大多数。好不容易到了初中，她一心想考免学费的中师，毕业后尽早工作，然而中师停招了。无奈之下，她决定辍学，回到家里，左边有爷爷的冷脸和打鸡骂狗，右边有哥哥的劝说和鼓励，她只能躲进灶屋里叮叮当当忙碌，假装听不见，假装家里风平浪静，偶尔望望前方，而前方的路上，从来都盼不到父母的一封信。三年前，那个采柏树籽走夜路回家的米李花，见到哥哥举的火把会嚎啕大哭，成长到15岁，哭声已然消失，最多是悄悄哽咽，或者抹一把无声的泪，假装一切平静，把日子一天天地往前推着走。相比之下，米铁桥就像山崖边的桑树。昔日的同学张云蛟比不上他的成绩，但是张云蛟考上了大学，他只能守在山湾村，头顶一片天，脚踏一块地，种田，编箩筐，修路，如同树长了翅膀却不能飞翔。好在他已经不再稚嫩，一天天地枝繁叶茂起来。在《山月当归》里，19岁的米铁桥当了社长，显得坚韧、睿智，对爷爷是刚中带柔，有抗争有理解，对妹妹则是柔中带刚，有怜惜有催促，实在说服不了就背起大米鸭蛋，把米李花送到学校里。这颗树遮风挡雨，却从未抛下那个飞翔的梦，在张云蛟和陈和平的帮助下，米铁桥决定承包村里的堰塘养鱼。作品生动立体展示了人物与命运的抗争，展现了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观念冲突，尤其是人物内心冲突，将少年成长的困境和突围写得结实扎实，有血有肉。

除了米铁桥和米李花，这本书还刻画了即将高考却被父亲威逼退学的康正康、考上大学立志回乡做知识播火者的张云蛟、在深圳打工不忘资助伙伴的陈和平，以及聪明怯弱的康小康、善良纯朴的付晓珍……这一群山湾少年的形象，个个都是从《瓦屋山桑》里走来，又在《山月当归》里继续生长，他们自有烦恼辛酸，又自有尊严，互相体恤，宛如麻柳溪边的芭茅花，厚实顺常，在阳光下显现轰轰烈烈的生命力。

这样的人物形象印证了罗曼·罗兰的话，“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样的人物形象让我们体会到乡村真正的美，是生活的质感和情感的温度，让人如此真切地嗅到芭茅花青苦的气息，听得见生命拔节的声响。

## 麻柳溪：清澈舒缓的流淌

麻柳溪不是虚构的地名，就在四川南充市营山县老林镇麻柳村，

邻近的还有小桥镇、二龙河、明德乡——这些地名在张国龙的小说里都出现过，大概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我没有见过麻柳溪，却常常看见这条小溪流淌在张国龙的笔下，如同《瓦屋山桑》和《山月当归》的叙事风格，清澈明净，曲折有致，有缓有急，节奏舒缓而从容。文字真诚质朴，没有杂质。

小说的叙事既是技巧，也是作者思想乃至审美趣味的投射，文学创作固然离不开技巧，更离不开情感的真挚。当下好多小说写得热闹闹，实则让人读不下去，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够朴素，不够真诚。相比之下，《山月当归》写得足够老实，故事不离奇，人物不花哨，也不装腔作势，一切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像山间的溪流，让读者一眼看到到底，也看得到真情、真心和真趣。

说它从容舒缓，是指作者下笔相当节制。《瓦屋山桑》和《山月当归》描绘了上世纪90年代乡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书写了留守老人和孩子经受的命运考验与突围。这样的题材比较宏大，故事支线横生，一旦动笔往往收不住，要么着墨于乡村巨变，失于空洞，要么着墨于生活的苦难与悲情，失于浮躁。《山月当归》里当然有乡村的变化，却巧妙地一滴水里折射太阳，透过一群孩子的心灵棱镜反映一个时代；小说里当然有生活的苦难，却没有渲染悲情，而是以一种健康的气息冲破困局，故事写得节制而内敛。我记得《瓦屋山桑》里有一个细节，少年陈和平曾经在舅舅的理发店里做学徒，舅舅不教他手艺，也很少给他工钱。陈和平在康正康的帮助下，跑到深圳打工。等他赚了工资回乡过年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来到理发店给顾客洗头。舅舅竟然也没有骂他，反而劝他回家。一个矛盾的碰撞，一次在想象里重逢的尴尬，就这样处

理得轻松而从容，举重若轻。凡此种种，在《山月当归》里也多有出现，让作品显得悲而不伤、苦中有乐，写出穷且不坠其志的人生态度。

## 山月：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还是要说说作品的主题。当下，评价一部作品大多直奔主题。如果介绍《山月当归》的内容，大概会这样写：作品书写了一对乡村兄妹成长奋斗的故事，塑造出性格坚韧、勇于担当，在乡村成长又回馈故乡的少年形象，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巨变。说实话，我并不愿意用这样的文字来概括一本书。因为任何一本描写乡村少年和家乡变化的小说，都可以套用这一段话，体现不出艺术的高下之分。

《山月当归》的主题当然是展现自主成长的力量和坚守的精神，也折射了时代的变迁。但是这部作品内在的底色，与其他小说大为不同，它光华内敛，自然平淡，朴素得似乎看不到色彩，细看又如山峦上的秋月，散发出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这才是一个中国童年好故事应有的模样。

月缺月圆，米李花种下的当归已开始凋谢，麻柳溪边的芭茅又开花了，她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这个故事也许还有第三部——在我的想象里，很多读者读这本书，可能在阳光温暖的下午，一杯茶，一本书，简单干净，然后轻轻翻开这本书，去找米李花和米铁桥，如同拜访昨天的同学和朋友。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 创作谈

# 守望故乡，希望犹在

张国龙

我的故乡位于川东北红丘陵深处，那里层峦叠嶂，隶属嘉陵江流域。我家的瓦屋始建于1902年，属于典型的川东北民居。三合院门前是遮天蔽日的慈竹林，这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瓦屋四面环山，猫儿山、牛牧山、高白嘴和石牛寨，围住了我的童年，但无法困住我的梦想。

12岁那年，我去镇上最好的中学——营山县老林中学读初中。走出那个名叫“偏崖子”的陡峭垭口，从此，我就成了一只候鸟。山崖前有一棵巨大的老桑树，儿时的我，无数次站在树下，等待爸爸妈妈赶场归来。

瓦屋和山桑，是我一生都无法解开的情结，不管我走多远，走多久。

老林镇，是儿时的我心目中的大千世界。青石板街道两边是摩肩接踵的木板房，店铺里有各种吃的穿的玩的。赶场日满街的背篋、箩筐，还有满街的拥挤和喧嚣……古老黄葛树下的邮政所旁边的理发店，以及邮政所门前陡峭石阶下的农贸市场，是我儿时经常光顾之地，也是承载我写作的小说主人公铁桥和李花兄妹的希望之所。

上研究生二年级那年，我第一次把故乡写进一篇名为《有个地方叫老林》的散文里，我强调了它的偏僻、困顿和朴拙。1999年春节，我回到故乡，得知一个11岁小女孩挑起家庭的重担，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按辈分应该叫我“三哥”的这个小女孩，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去了，她在家默默地照顾生病的爷爷，维持着一个家的运转……我颇为动容，匆匆忙忙写下了一篇中篇小说。我所有的文字激情都给予了那个11岁的小女孩，恨不能给予她所有的同情和安慰。毫无疑问，我对故乡的土地爱得深沉，但是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2012年六月下旬，我去腾冲参加滇西笔会。久违的稻田和农家小木屋，骤然复活了我遥远的乡村记忆。我的思绪时常穿越千山万水，停泊在早已烙刻进我灵魂的故乡的山梁、沟壑间，我再一次产生了把故乡写进小说的冲动。我这才惊觉，故乡油桐花的美丽一直无人问津。真不敢相信，如此笨拙、粗陋的树干，竟能开出如此动人的花朵。



《山月当归》插图

## 评论

# 以昆仑为镜 照见人类未来

——评吴诗凡少儿幻想小说《龙与机器人》

□姜淑芹

吴诗凡的少儿幻想小说新作《龙与机器人》借鉴了西方经典奇幻小说的英雄成长与冒险故事模式，巧妙地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神话及当下热门的人工智能科技元素，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奇幻与科幻的深度融合。

近年来，随着奇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流行，广大读者对史诗性英雄冒险故事模式越来越熟悉。《龙与机器人》巧妙借鉴了西方经典奇幻小说的叙事框架和诸多原型人物与意象，但并未止步于此。11岁的男孩“风好奇”生活在一个科技高度发达却又不失人情味的现代世界。7年前，他的父母离奇失踪，但风好奇拥有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特别的朋友——人工智能机器人“量钛子”，他们一起携带一枚充满中国古典神话韵味的龙玉佩，踏上了寻找父母、解开龙玉佩秘密的奇幻旅程。这一设定，既保留了英雄冒险故事的经典韵味，又赋予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色彩。故事中的昆仑界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作者根据《山海经》《庄子》《史记》《西阳杂俎》《太平御览》《云笈七签》《迷异记》等古籍，不仅塑造了各种神奇生物的形象，还详细描绘了昆仑界的山川河流和历史人文，绘制了地图，架构起一个完整的托尔金式第二世界。这部作品在角色设定、场景描绘及文化内核上，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如昆仑山、弱水、建木等地名，毕方、孟极、麒麟、金雕、鬼车等神奇动物，以及黄帝、蚩尤等历史人物，使整个故事充满了浓厚的东方色彩，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情节设计上，《龙与机器人》以主人公寻找父母和揭秘龙玉佩为引子，设置了一系列扣人心弦的谜题和

挑战。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是作品的核心线索，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主人公不仅学会了勇气与智慧，更逐渐理解了责任与担当。这种英雄成长的模式，不仅符合少儿读者的心理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正面的价值引导。机器人伙伴量钛子不仅拥有强大的功能，更具备自我意识和情感能力。它的成长与变化，不仅反映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也引发了读者对于人机关系、智能伦理等深刻问题的思考。主人公与人工智能助手在解谜的过程中，不断引入新的助者和反派，设立各种神奇生物、机器人以及复杂的人性角色，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与冲突使故事层次更加丰富，引人深思。他们或来自人界，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或来自昆仑界，肩负着守护古老传统的神奇重任。这些人物的相遇与碰撞，推动故事向更加精彩的方向发展。

《龙与机器人》的价值内核植根于世间万物和平共处、和谐共生的理念。无论是人类、机器人还是各种神奇生物，都在追求和平与自由。昆仑界是万物共生的乐土，是人类与神兽的共同家园，却承载着“外界人入，昆仑界灭”古老预言的压力。昆仑界最初由巨人族主宰，应龙以神力为誓，护佑其免受外界侵扰，巨人族方接纳神兽与先民，共筑家园。应龙辞世后，巨人族野心膨胀，战火重燃，应龙之子小飞龙凭借凤凰涅槃之力平息纷争，设立五部共治，每部推选一位首领管理内部日常事务，但几百年后又陷入了混乱。昆仑五部再次召开大会，建立了公会制度，昆仑界才得享两千余年的和平盛世。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的挑战与危机再次浮现，玄灵法师、巨人、狐等生物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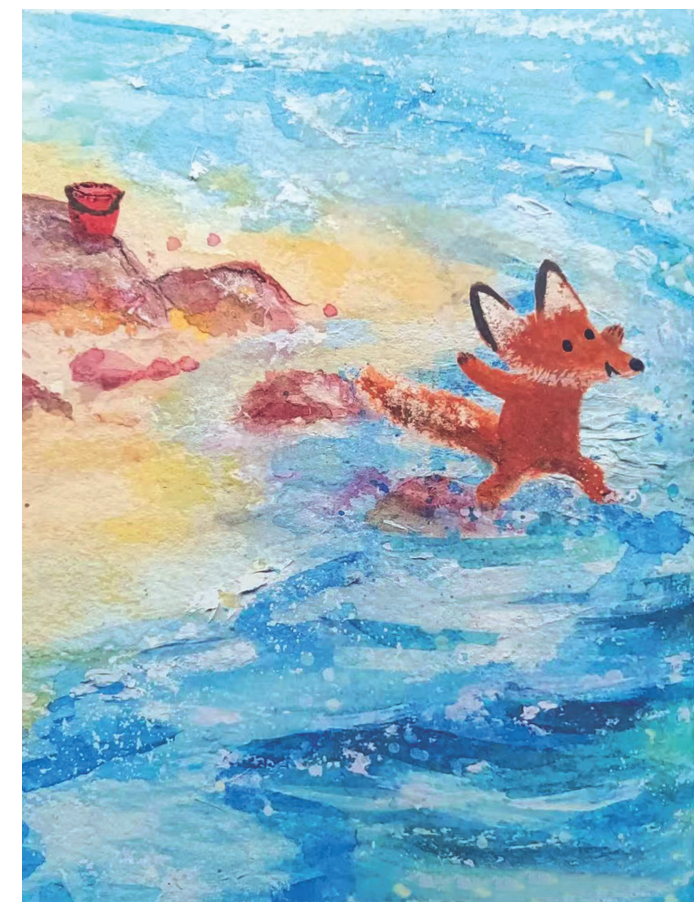
应龙当初对他们的限制，声称昆仑界五部现在一盘散沙，如果人界入侵将无法抵抗，他们打着铸造昆仑界美好未来的旗号囚禁了小飞龙，这才有了风好奇和量钛子的冒险之旅。

昆仑界的故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兴衰更替。昊天有道，万物有灵，只有相爱相助才能和谐共生，这是理念层面的追求。如何在多元共存的世界中建立一种既尊重差异又能确保整体稳定的生存体系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是作者的国际视野。值得注意的是，应龙采用强制隔离的方式设置屏障远离人界，小飞龙最终却依靠人类科技取得阶段性胜利。《月夜危机》结尾主人公风好奇将与机器人伙伴返回人界，意味着现代科技将会在昆仑界正邪两派后续的争斗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一情节安排深刻地反映了科技与道德、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科技的力量并非本身就具有善恶属性，关键在于使用它的人以及背后的目的与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龙与机器人》鼓励我们审视并反思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坚持和谐共生的理念，探索更加智慧、包容且可持续的存在模式。

《龙与机器人》在体系构建上展现出了宏大的格局，从人界到昆仑界，从现实到幻想，从古代到未来，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思考，构建了一个复杂而有序的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东西方文化、奇幻与科幻、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图景，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科技进步与传统文化、权力与责任、人性的光辉与复杂等问题。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

## 插图欣赏



《小狐狸一定有办法》系列绘本插图（英）蒂凡尼·比克绘，中信出版社，2024年二月